

那时,在学校和弄堂里,有样东西风靡一时,我下课回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它——“刻花样”。

刻花样,工具是刻刀、铅笔和纸。起先,我是用刀片刻的,但手太疼,且使不上力,后来我就像弄堂里大多数孩子一样,自制了刻刀:掰断钢锯条,先用锉刀磨,后在磨刀石上反复磨,磨到锯条尖锋利了,再用橡皮膏缠绕刀柄。

花样的主题不少是以革命英雄人物为素材的,还有以八个样板戏的主角为内容的。看到彩色画报上感兴趣的画面,我也会撕下来,用铅笔将线条连接起来,再一刀一刀刻出来。有时,我花了几个小时精心刻制的人物花样,却在最后一刻,不小心被我刻坏了人物的眼睛,导致整张花样报废。从此,细线条处,我刻下的每一刀,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那时,家家户户都有

弄堂旧趣录

老婆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买菜。照现在流行的说法,吃鱼比吃肉好,海鱼又比河鱼好,那么就去买海鱼吧。买河鱼简单,只要活的,在水里游来游去,或互相挤来挤去的即可。海鱼就复杂了。

因为都是从渔船上捕来就不动的家伙,买时就得判断是“热气”(新鲜)还是“冷气”(冷冻)。即使热气,还得判断其热气程度,是十分新鲜(刚刚从渔船上卸下最好),还是已经放了几天。如果是冷气,也要看冷藏的保鲜度,是仅比热气差一点点,还是久冻的存货。

于是要摸,看鱼身是硬朗还是软疲疲的;要闻,是清醇的海腥气,还是有异味,甚至蛤蜊气;看鱼鳃,是鲜红、微红、淡红还是苍白、发灰、发黑。最后大处着眼看其章法:整体是否完整,腹部有无腐烂,鱼之是否银得正常银得单纯,鱼鳍有无残破。买带鱼要看眼睛,要乌黑小巧,不能发红,哪

怕眼角也不能发红。鱼体修长,比例恰到好处,是正宗的东海“游带鱼”,肉细味美。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,十分的粗壮结实厚重,那是“外国带鱼”,不但肉质粗,不好吃,而且鱼鳍边有大的骨节,咬上去极不舒服。

这样挑剔地买鱼,老板常会暗中发怒,那就得在心里对各个摊位有所评估,对老板性格做些了解,选一个放得下心的摊位。此外还得提防老板的盘外之招,彼们自称是新鲜海鱼,有时却是咯咯腌过的咸货,意图久存。



班级和弄堂里小有名气的刻花样高手。

那段时间,我废寝忘食地刻花样,几近痴迷。我去新华书店买回一张张的小宣传画,趴在台子上一刻就是五六个小时,经常刻着刻着就到午夜十二点了。

那时的我,对刻花样已到了疯狂的地步。夏天,任蚊虫恣意叮咬,虽大汗淋漓,仍孜孜不倦。冬天,屋外下着雪,家里没有取暖器,花样刻得手也冻僵了,但我对着手,哈哈热气,继续挑灯夜战。一个瞌睡,刻刀刻到了手指头,鲜红的血珠渗了出来,我赶紧用橡皮膏包手止血,继续伏案。

母亲怕我用眼过度变成近视眼,把客堂间的电灯泡卸了,谁知我不死心,打着手电筒继续。没过多久,母亲从楼上冲下来,一个箭步到我跟前,不管三七二十一,“噼里啪啦”将我正在刻的、书中夹的花样全部撕的撕,捏

的捏。我一时被震住了,等我反应过来扑过去抢夺时,花样已被撕、捏得差不多了,气得我把台上的锅子扔到了地上,米饭洒了一地。见状,母亲操起扫帚柄,劈头盖脸朝我一顿猛抽。看着这些心血凝成的花样成了一地的碎纸,我未语泪流,心如刀割,呜咽哭泣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,一夜哭肿了眼睛。

次日早,母亲把豆浆、油条摆在桌前让我吃,心中的愤懑顿时抛到



绿波浪 (摄影) 陈静芳

大,更兼新鲜得要命。她一边吆喝“五十元六条”,一边用慌张的眼光四处打量,警惕着城管。我想,“淘鱼”的机会又来了。在她“城管城管”的咋呼声里,我扔下一百元,拎了12条鱼就迅速离开。不料到家,老婆接过,放进水斗里洗时,大叫“药水鱼”。我过去一闻,竟然淡淡一股甲醛味!全部倒掉。

想想也是,其实世上哪有万全之经,即使小如买鱼。

汽车在茫茫戈壁滩上颠簸摇晃着,车后拖起了一条长长的黄尾巴,那是车轮卷起的尘埃。一路上,但见遍地的大小石头,此外就很少见到有什么鲜活的生命迹象了。以前很难理解边塞的绮丽瑰异风光,直到此时,车行其上,这才想起岑参笔下的“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的景象,不由感叹,这茫茫戈壁滩,竟有这般的壮阔和奇丽。

我在银川住了一个星期,游览了好几处景点,彪悍豪爽的西北汉子、绿叶丛中的小红果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就是那迎面而来的风,也是徐徐清清的,一如有双温柔的手,诗意地拂面而过。



前不久,与一位在某小区担任居委书记的朋友于女士聊天,谈及如今居民小区开展工作不易(如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等),一些居民牢骚太多时,这位于女士竟实话实说道:“小华,阿拉就是欢喜听居民发牢骚,依知道不?阿拉小区采取的一些服务居民举措,不少就是从居民牢骚中听来的。”见我半信半疑,停顿片刻,于女士便“现炒现卖”,给我举了两个典型例子。“比如,半年前,小区里有好几位老人发牢骚说,他们在小区散步久了,想找个歇歇脚的凳子都没有,于是我们想,老人们牢骚归牢骚,却是他们的真实想

法,与物业、业委会一合计,十几条木制座椅很快在小区现身了,自然老人们牢骚没了。还有三个月前,我听一位女居民发牢骚,说他不敢到小区健身苑去健身,怕健身器材大家弄,会传染毛病,于是我们很快叫来专业队伍,帮忙定点消毒,现在这位女居民一直喊我‘好书记’。”

牢骚之中听民意,顺藤摸瓜解

牢骚之中听民意

彭小华

亲戚家举行孩子周岁喜宴,邀我参加。酒桌上一片欢腾,周岁小女孩被外婆抱在怀里,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,咧着蜜也似甜的小嘴笑着,人见人爱,大家都想抱抱,孩子却怕生,扭着头左躲右闪,越发显得可爱。

当时正逢春节旺季,酒店生意火爆,冷菜早到,热菜却姗姗来迟,又完全打乱了上菜顺序,澳龙等大餐尚未登场,春卷等点心却喧宾夺主地挤上来。同桌亲戚平时走动少,寒暄几句竟再无话,年轻人都在低头玩微信。我甚觉无聊,看到有三个女孩在圆桌间追逐嬉闹,就随意目视着。正巧她们奔到我这儿来,领头的女孩见有人关注到她,就停下脚步,笑嘻嘻地看着我,我就问她们在哪里读书。女孩姓刘,某高校附小二年级,中间女孩姓王,去年刚读书,最小的女孩姓李,红扑扑的脑袋后梳着两根长辫子,穿着中式小棉袄,很有喜感。

小刘天生自来熟,她歪斜着头,把手心里汗津津的几颗葵花籽送给我吃,我摆手不要,笑着让她叫人。小刘脱口而出:大叔你好!我听了很高兴,快退休的老汉,居然叫我大叔。小刘转身离去,又急速奔来,手中拿着几只还热的春卷,往我桌上一丢:大叔,请你吃春卷!我赶紧制止:桌上有,你自己吃吧。小刘大咧咧地把油腻的手往我肩上一拍:没关系,你吃!另两个女孩也笑嘻嘻地点着头。

小刘严肃地问我:大叔,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吧?我不明就里,点头称是。小刘认真地说:你是愿意让我们做你的奴婢还是公主啊?我被问得晕头转向,不知如何回答。女孩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,似乎我要宣布一件人生大事。我只好顺水推舟:你们当然做公主啊!小刘很高兴:那我们就要叫你国王,不能再叫大叔了。我没想到,今晚居然还能过把国王瘾。小刘叫道:国王,你要给公主什么礼物呢?我装模作样地问:啊,可爱的公主,你们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国王吧。

小刘却有些羞怯起来:嗯……我想要一座水晶宫殿,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。我瞪大了眼睛:啊?王女孩紧接着说:对对,宫殿里要能够天天跳舞,妈妈不要逼着我做做不完的功课。李女孩结结巴巴地说:我,我想要爸爸早点回家……

此时,澳龙总算上桌了,远处有人在喊,小刘神色一变:国王,这是我们的秘密,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。随即,三个小女孩蝴蝶般地飞走了。我五味杂陈,三个女孩小小的愿望,让我若有所思……

车窗,我发现,远处还有几只正在寻找吃食的羊。戈壁滩上到处是石头,难见一抹绿色,但它们依然不回头,在石缝里寻找着绿色,我不由对眼前的这一幕景象产生了敬畏之心。

车子经过一家博物馆,我跳下车参观,在博物馆内转了好大一圈,买了三枚古钱,一枚是铜的,两枚是铁的。那两枚铁的,经过漫长岁月的掩埋,出土的时候已是残缺不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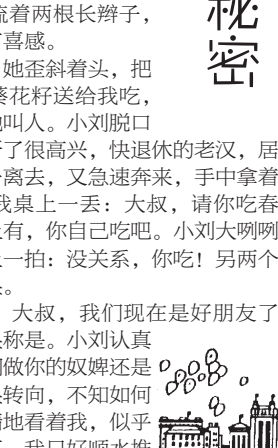
沧海桑田,行走的历史,留下了戈壁滩,留下了不远处的贺兰山和山上的岩画,它们都是历史的遗迹。

我买下了三枚古钱,并不是仅仅为了收藏,而是为了车行戈壁滩的一份记忆。

民忱。说句心里话,我对这位于女士的创新基层治理,积极服务民生的做法十分赞赏。赞赏之余,又颇多感慨。与之相比,我们有些居委工作人员实在

是见拙了:他(她)们或对一些居民牢骚充耳不闻,置之不理,或横加指责,另眼相看……更有甚者,干脆将一些牢骚居民列入“不受欢迎之人”的行列。其实,我以为,在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,构建平安和谐的进程中,需要涌现更多像于女士那样“牢骚之中听民意”的好干部,毕竟牢骚里面有黄金呀!

我们的秘密 王智琦



我们的秘密 (摄影) 王智琦

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柳枝,嫩绿的树叶在春风吹拂下,忽而翩翩起舞,忽而垂帘羞涩,蓝蓝的天,无垠的地,因绿叶平添了无限的姿色。我要采摘一片柳叶,编织成随风飘逸的书笺,写下心中久藏的诗,寄给远方,让生命永远充满春天般的诗意。

清浅的小溪,游动着五彩斑斓的锦鲤,春波荡漾,鱼儿时而追逐、嬉戏。清澈的水,簇拥的鱼,恰似人间仙境的一抹靓丽。我掬上一泓水滴,默默地许愿,让美妙遐想始终伴随着日出日落的每一天。悠悠的小船,划破了静谧的水面,在绿色倒映的湖面,渔人撒网垂钓,宛如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动态油画,给心灵嵌入了宁静与恬淡。我按下快门,定格这天人合一的美景,微闭双眸,雕琢思想,封存记忆,让美丽的春天成为心中永不凋零的神话。

春赋 张国平

车行戈壁滩 陆林森

突兀着,裸露眼前,我突然觉得,天也苍茫,地也苍茫,这人世间竟有如此寥廓和壮美!

从银川去贺兰山50多公里路,要是一马平川,也用不了多少时间,但这戈壁滩不一样,车子几乎是在跳跃着往前跑。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,想起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的羊皮筏子,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更使我惊异的是,透过

旅游